堅瓠集

堅瓠秘集序

堅瓠集者聖賢格物致知之學也理渚乎物一物不知引以為恥故核其大不遺其小崇其正不廢其奇孔子考定六經以先王之道而獲羊之怪萍

乃祥專車之骨肅慎之矢凡
之所不及者靡不博記而周
此無他格物者廣也褚子稼軒
其得聖人之遺意乎少而好學
至老彌篤搜羣書窮秘笈取經
史所未及載者條列枚舉其事

小而可悟乎大其事奇而不離乎正逐物求知各有原本其去莊周之寓言鄒衍之誕說遠矣其書自初集始纍爲十集蒐羅略備更繼以續集廣集補集秘集又成焉夫天地間瑰

觀古今求奧渺之迹無不共
之於書日覽則日益歲求則
增亦曷有紀極哉豫軒窮幽索
隱之功與年俱積故見聞愈廣
蒐輯愈夥又安知芸閣雞林之
外名山石室之中不更有博物

君子所未經見之書可備采錄者乎其爲秘集也知又非卒業事也時

康熙庚辰仲春鶴棲老人尤侗撰

堅瓠秘集卷之一目錄

高王經　淨面

夢示　仙女玩花

氤氳使　太歲

傳碑語　放榜神

厠神　坑三姑

雷神現形　雷神戲二儒

雷擊贓吏　東庫五通神

五雲山五通神　神告宰相

堅瓠秘集卷之一

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周公

陸雲士先生次雲大有奇書道統開自堯舜傳及周公孔子故前代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四川文翁學堂為周公禮殿唐貞觀時始專祀孔子而周公之祀遂廢大學衍義補謂尚祀孔而周無廟誠闕典

也惟雲南有周公廟以武侯征蠻夢見周
公及渡瀘水祭猖神擒孟獲心服南人皆
公教之故敎所在祀之愚謂堯舜禹湯文
武君也周公相也相則在位與皐夔稷契
相等惟孔子匹夫而爲百世師故特祀之
周公正不必與之並祀也然孔子之後衍
聖封公而周公之後無聞是亦缺典我
皇上崇儒重道於康熙二十四年親謁孔

陵并訪周公之後得東野沛然於布衣之
中爵之於朝并及二程夫子之後皆官以
博士前代所未行者
聖天子舉而行之俾天下後世皆知以周
情孔思爲歸所以垂敎者負大矣

宣聖

夫子之道中庸而已未若釋老之生而多
異也然內典稱孔子爲童儒菩薩顏子爲

光淨菩薩溧水縣有董儒寺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遊楚經此故也而道家眞靈圖稱孔子爲太極眞君顏子爲三辰司直是强將孔顏拉入二氏之中然夫子無異也而亦有異人之處如宋仁宗命宦者李邦寧釋奠風起燭滅鐵爐陷入地中明沙良著致誠修謁聞琴瑟絲竹之音自廟中出此非示人以神亦所以教後世也元歐陽

器虛能結氣爲嬰兒從頂上出時方丁谿弟子馬月林請器虛出神觀之凝神久久爲馬言曰余初至文廟見梓潼來省祭物省畢而去既而王祭者獻爵讀祝時止見一道太素之氣自天而下貫入殿庭祭畢冉冉而上此浩然之氣至今存也

宣聖授曆

明大內設內書堂小內侍讀書處也師用

翰林五品爲之教法科條如鄉塾法嘉靖間有學生書睡祭酒鎖之空室夜半聞呼殿聲云聖人到書生習見帝駕亦不爲異旣到非天子乃宣聖也書生跪曰某以愚鈍求聖人開示聖人曰有書可取來我親教之索案上止存大統曆日爲書生指誦一遍而去天明書生向同學言之衆未信試令背曆終本不差遂大聰明過目成誦

端木子

順治乙未浙督學谷應泰於杭州湧金門外建子貢祠祠前有池池水瀹漪中種芙蕖菡萏清芬可愛營廝嘗入浴於其中折發花葉人莫能禁守祠者無可如何視之於神一時裸體水中者皆欲起而不能於是望空叩禱居人怪異爲代求之數人者方得出自此無敢過而褻慢矣○又

梁山志書院峽中有荄子崖子貢壩每當風雨即聞讀書之聲

白牛廟

容悠洮筆河南有白牛廟最靈異其神牛首雙角崢嶸努目修唇獰獰可畏廟側數十武外有一池祀之者先至祠禱迎之輒有暴風自池中起衝入廟中祭者欣然以爲神受其享崇禎時有邑令入祠訶之曰

焉有神而獸面者不肯拜左右曰慢神必有災令終不拜令里人車水涸池冰斷無所見又令掘之數尺古碑出焉洗視之先賢冉伯牛墓六字也始悟白牛者伯牛之訛令爲易其像梁其塋植其碑而釐正之池畔之暴風不作

滅髭避難

通幽賦注衛蒯聵亂子羔滅髭衣婦人衣

逃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爲其間乎孔悝求之不得故免於難此避難而然殆學天子微服過宋之意王充論衡謂子貢滅鬚爲婦人未識何故豈傳柴子而訛於端木耶

漆雕子

十六國春秋魯人有泛海而失津者於亶州見仲尼與七十子遊於海中漆雕氏授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

城備寇胥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以告胥侯侯不信俄有飛燕數萬銜土培城侯異之大城曲阜而齊寇至不克而還

書論仲由

感遇集唐韓滉廉問浙西常有不軌之志將有李順夜泊船不知所止天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自簾中語曰有書寄金陵韓公順受之出門

因問贊者此爲何處曰東海廣桑山是魯國仲尼得道爲眞官理於此韓公卽仲由性强夫子恐其綴刑網致書諭之順還授書韓發視之文九字皆科斗書不識訪能篆籀之人有一客龐眉古服自請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客曰此宣尼科斗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自意克保終始

宋魏亨傑

宋咸淳閒蜀人彭澹軒罷官從江東歸游武夷山獨行林藪入草莽中見二人峨冠博帶對食招彭坐盤中豬首一羊肘一鷄一所言皆先天圖易傳性理之學元妙深與問其姓字右坐者曰姓魏不言字問左坐者不答日暮辭出明日彭攜僕挈榼再往無徑可達下山憩一富人家言其所以

富家曰異哉吾昨至朱文公祠致祭俎中之肴正此三物潛軒方悟左坐者爲朱晦翁而右坐者魏鶴山也此事載異聞總錄可補武夷山志之缺

劉豪墓

義烏東平山有宋平昌刺史劉豪墓隆慶戊辰長至日裔孫倘恭因重修墓碑掘地數尺見石臺臺上有一磚方尺許刻朱晦

灌卜墓數云天聖戊辰葬此丘蔭十八紀出公侯子子孫孫垂不替繩繩蟄蟄永無休五百四十一年損一十七歲裔孫修戊辰戊辰漸一石重興重興于一百秋秘書郎朱景說按天聖戊辰至隆慶戊辰年數還符而是日長至又恰戊辰豪之後人有劉仕龍者在宋贈武節侯而何恭修墓時果年十七文公之數亦奇矣劉之曾孫煇煒

皆文公門人故爲之卜而刻之墓

烏石山神女

湖海搜奇三山陳景著弱冠時元宵觀燈道逢女鬟執絳紗燈迎於道左景著惑之隨以往至城外烏石山頂神女廟有盛飾女郎候於廟門見而叱鬟曰此陳探花也何乃挈至此燈遂滅女亦不見陳驚瞑仆地至曉始甦永樂乙未果探花及第

遁甲神

壺史錢塘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光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援金釵以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遵祭遁神遂至此耳遁母見其必不久於人間矣由是怏怏逾月而卒遁甲一云循甲言六甲循環推數故也

馬郎婦

感應傳元和十二年觀音菩薩大慈悲力欲化陜右示現爲美女人見其姿貌風韵欲求爲配女曰我亦欲有所歸但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之黎明徹誦者二十餘輩女曰女子一身豈能配衆可誦金剛經至旦通者猶十數人女復不允更授以法華經七卷約三日通至期獨馬氏子能通經女令具禮成婚馬氏迎之女曰適體中不

佳侯少安相見客未散而女死馬乃葬之數日有老僧杖錫謁馬氏問女所由馬氏引之葬所僧以杖撥之屍已化惟黃金鎖子之骨存焉僧錫挑骨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故垂方便化汝耳宜善思因免墮苦海語訖飛空而去泉州粲和尚贊曰丰姿窈窕鬢欹斜賺煞郎君念法華一把骨頭挑去後不知明月落誰家

鴨欄木

虎薈菴僧巳丑聞中有雷法振居深山中以焚𦾔爲業家有鴨欄木頗佳法振偶念欲刻觀音大士像未果一日入山燒炭道遇猛虎勢將搏噬忽有美婦人當前叱虎虎即帖伏叩首而退法振再拜稱謝因詢婦人姓名荅曰身是君家鴨欄木耳法振大悟遂命工雕刻終身奉祀不𮕯

高王經

感應傳東魏定州民孫敬德者事觀世音菩薩甚虔後爲橫賊誣引妄承罪夜夢僧教誦救苦觀音敬德誦之有司行刑刀三斫而三折監司具狀聞丞相高歡歡審抑其故爲表請免其死孫還家所奉觀音像項三刀痕因之稱高王經

淨面

繫年錄宋秀州春旱禱精嚴寺有驗事裝觀音像夏旱復禱郡守曾偯夢白衣夫人曰我固當爲此方致雨然面目不淨三十里外無所見不能與東聖會奈何明日詰其由乃匠者欲聖容明潤用鷄子牛膠調粉故爾遂改新之隨禱輙應

夢示

說聽增紀嘉靖間荊王夢人云補我衣裳

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何物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覺而不識所謂一日偶閱畫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毀壞塑像為風雨剝落矣亟命修飾立碑記之

仙女玩花

康駢劇談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

相繼忽有女年可十八七衣繡衣乘馬戟髻雙鬟容貌婉娩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草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羽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竚立良久令小僕取花四枝將乘馬廻謂黃冠曰曩有玉峰之約此可以行時觀者見其舉轡有輕風擁塵望之已在半空方悟其爲仙也

氤氳使

清異錄朱起年踰弱冠姿韵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寵寵艷秀明慧起甚留意寵尤繫心奈館院各别無由會合起念之不置一日至郊外逢青巾短袍擔筇杖藥籃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濟起再拜以寵寵事訴青巾歎曰世人陰陽

之契有縉紳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偷期仙凡交會華戎配合率由一道焉我今為子祝之臨去籃中取一扇授旭曰是名坤靈扇凡訪寵寵以扇自蔽其面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絕旭如戒往求無阻後十五年寵寵疫病而殂青巾蓋仙也

太歲

聨車志平江黃埭張虞部爲人質直每有興築不選月時嘗作一亭掘地得一肉塊俗謂太歲神張不爲異命取瓦盆合而送之水中就基而創名曰太歲亭又有客到命取衣冠俄而犬首頂其冠束帶於背以出張笑謂之曰蓄汝幾年今日始解人意就取服之乃出揖客客退而犬自斃諺云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殆謂是與

傳碑語

鈎乎雲南嚴清父用和爲醫生一日其隣人死三日復甦語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穹碑主者令記碑上語傳示人聞語曰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壽添一紀養子登高科誦畢遂瞑已而清生嘉靖甲辰弱冠登第萬曆初爲冢宰

放榜神

間然錄隆慶庚午浙士諸葛一鳴讀書杭城外大寺嘗盛暑偶於佛殿斷藕自食見金甲戎服人自內出大驚以爲武官其人曰我乃天帝遣放秋榜者諸葛問榜有某名乎其人曰汝名在來科今未也諸葛懇請其人曰今所與相較一卷本係汝親且能遲三年更爲汝福因懇請不已乃諾之

遂與約曰揭曉之朝即爇紙錢千萬以謝愼勿負約再四丁寧而去時諸葛試卷在備列與共卷相比猶未定御史夢人語云一鳴中一鳴中遂睹諸葛名與夢合遂錄之既揭榜諸葛忘前約晩始覺將以明曉爇紙錢而夜夢前金裝者披髮身血淋漓倉皇指諸葛罵曰爾何爽約害我我當報爾憤憤去明春會試諸葛以懷挾荷校棘

門前其懿親其浙省來剌遣中其名數云

厠神

祿光錄天台有民王某常祭厠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衣女子云某厠神也君聞蟻蟻言否民曰不聞遂於懷中取小盒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群聚側耳聽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見柱礎下群蟻紛紛聽之果聞相語云移

穴去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任不安民何蟻出尋之獲白金十鋌

坑三姑

異苑載坑三姑之神姓何名媚字麗卿萊陽人壽陽李景納爲妾其妻妬之於正月十五日陰殺之廁中天帝憐之封爲廁神俗傳是日結草爲形以祭之占一年蠶桑之事必驗○雜五行書廁神曰後帝

雷神現形

揮塵新談澧州一日大雨震雷將一人家屋柱劈碎舉家驚怖間忽見雷神入舍形似烏鴉高二三尺許兩足行地兩翅下有二手下垂行遍屋內燒一斗一秤升屋至空中方發迅雷一聲又拙菴雜組康熙中杭州官塘岸有毒蛇雷神將擊之忽逆產婦在河邊洗穢衣遂不能擊伏於岸旁大

於獮猴形似蝙蝠其婦驚駭而去士人始不敢近視旣而寂然不動乃以物撥之見其翅下有手聞於縣令呼道士祈禳道士命羅七缸缸按七星各滿貯香水施符設法凡一晝夜雷神始躍入於缸七缸浴遍騰空發聲而去

雷神戲二儒

墨池浪語二老儒遂行遇雨避一老嫗家

雷電方迅二儒因劇談雷為天地之氣摶擊發聲雷貫斧雷神事之必無嫗起點茶供之忽霹靂一聲二儒不見嫗訝曰天雨若此胡為去耶二儒乃在櫃中叫嫗嫗自櫃固鎖也二位敢錢眼中鑽入耶二儒曰吾亦不知忽有人寘我於此始悟雷之有神怒吾輩狂談耳老嫗啟櫃則見二儒之髮彼此互相結縛忽所成不亦巧乎

雷擊贓吏

吳中往哲記成化中吾郡朝真宮道士吳允中善符咒術嘗驅蝗治妖隨禱輒應郡守命於乎妙觀禱雨允中巽墨瀋則雲合以楊枝灑水則雨至以胡桃擲空中雷電隨所向而作頃間積水三尺時官吏立雨中不敢退避允中大呼雷神有濫贓者請擊之雷火燒庭官吏有失措仆地者

東庫五通神

武林聞見錄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決數日矣一日有叩獄吏門者出視之郎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爲何得至此囚曰某死無憾但有一事相浼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一他遣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明言差某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囚又出銀一

急頌製靴帽袍帶之屬言訖而去吏不敢
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製靴帽袍帶候中
夜焚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下車致謝
經數月邇近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
鬧知府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例
課甚虧無可奈何獄吏遂以向所遇密告
之吏曰此必前所云他道鬼已歸耳乃相
與增塑一像夜遂安妥如初

五雲山五通神

北墅手述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杭州五雲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時未及午廟祀五通神一生戲拈神筊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筊語示以不能書生睨視皆啞然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尚未午而曰我輩不得歸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迴異凡魚書生

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撥剌又去書生期以必得脫衣作網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則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命童子烹魚取醉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篦耳因共驚悔越旦歸篦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神告宰相

游宦志台州謝深甫家本寒微父母僦賃舂以食某招深甫教子一夕賓主對飲夜半酒渴無從得水庭前有梨方熟遂登樹啖之群犬環吠深甫不敢下主人夢黑龍蟠樹上爲犬所吠而覺開戶視之見樹上有黑影訶問之深甫曰我也主人逐犬深甫下主奇之遂妻以女後領鄉薦草履赴省

至曹娥渡與渡子錢嫌少不渡反詈之深甫乃從他渡至嵊縣宿古廟中祝遇之厚又飲以酒深甫訴之祝曰夜夢神告我明日有宰相來宿今日惟官人至深甫拔香祝曰若成名當使廟貌一新是年果登第遂修廟宇後為浙漕至曹娥渡渡子伏地請罪深甫笑而遣之曰我不汝罪今後台州秀才往來勿取渡錢也

神起立

都元敬談纂四川合江李實微時過其鄉土地祠見像起立心竊怪之歸告其母欲碎其像母止之神忽託夢於人云李秀才過吾敬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微其母吾不免矣爲吾致謝李後醉過其祠弄像背曰此神無禮令送鄷都鄉人復夢神泣告曰李秀才將送我鄷都煩為求救於其

母鄉人往告母命孫之景泰初果至左都

關聖廟

南京十廟將成刻期祭告矣高皇夢一人頳面絲衣手持巨刀跪謂曰臣漢壽亭侯關羽也陛下立廟何獨遺臣上曰卿於國無功故不及神曰陛下鄱陽之戰臣擁陰兵十萬為助何謂無功上乃頷之神去明早命工部別立一廟於旁限三日而成

三丰異物

白酧璪言張三丰在甘州留三物於觀中一爲簑笠一爲藥葫蘆人有疾者或取一草投其中明旦煎湯飲之疾立愈其三爲八仙過海圖中有壽字有都指揮衛之懸於堂未以爲奇一夕有覩故假宿聞海濤洶湧聲以爲黑河壩倒明旦告於主人主人跡而物色之始知其聲從圖出也後皆

爲中貴取去

婚姻前定

夷堅志林聰字審禮在太學晝寢夢一美女告曰我西京孟檢法女花不如也君異日登科當在洛願無他聘林覺而志之大觀三年擢第果調河南尉以事至天女寺與老尼語因問此地有孟檢法乎尼曰有問有女乎曰一女號花不如近已嫁矣林

徵與默茹後時之恨女未嫁時亦夢男子曰我林省禮也願婚之女覺不曉所謂亦不知林之有夢也數日女夫死林知之遂媒結信俟女除服始成禮他日各言所夢始知爲前定云○完顏亮妃亦號花不如

豢鼠

杭州錢參政處和好餌鼠每食輒貯餘粒三擊盆則群鼠傈傈而至食訖乃去洎遷

政府及帥越師閩以至掛冠歸里鼠至如初迫錢亡乃不見吾蘇張氏居都憲行臺之東日聚群鼠觀者紛至輒投以錢家貧賴以稍裕後有無賴懷一猫以往群鼠應呼而出擲之以猫啖其一二餘俱驚避後竟不出張氏衣食絶焉近日京都萊市口熟麪店中壁間畜鼠欲觀者店小二以銛擊桌亦群出啖以瓜子胡桃食畢即去

金華猫精

說聽金華猫畜之三年後每於中宵蹲踞屋上伸口對月吸其精華久而成怪入深山幽谷朝伏匿暮出魅人逢婦則變美男逢男則變美女每至人家先溺於水中人飲之則莫見其形凡遇怪者來時如人日久成疾夜以青衣覆被上遲明視之若有毛必潛約獵徒牽數犬至家捕猫剝皮炙

肉以食病者方愈若男病而獲雄女病而獲雌則不治矣府庠張廣文有女年十八殊色也爲怪所侵髮盡落後捕雄猫始瘳

洞庭鼉

獨異志燉煌李鷸開元中爲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渡洞庭時晴明登岸因鼻衂血江上爲江鼉所舐俄然復生一鷸與之無異鷸之本身爲鼉法所制縶於水中其家奉

鼉妖就任爲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道士葉靜能自羅浮赴詔過湖見沙中一人面縛困頓問之鶴以狀對靜能書符帖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鼉妖方擁案判事爲巨石所壓乃復本身時張說爲岳州刺史具奏并以丹檄送鶴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戒不瀝血於波中以此故也

山魈

自解璵言廣東山僻處有山魈半是鬼半是人能隱能顯止一手一足必兩人相幇然後能行亦租民田耕種至秋收田主必分半與之若多占升斗能向其家作祟須婦女好施脂粉客或於彼投宿稱爲山姑送與脂粉其婦乃喜恣與飲食不苦索値又善伏虎虎至婦輒批其耳掌其面曰斑子斑子勿驚吾客虎即帖然搖尾而去

木客

花月新聞贛州興國上洛山有木客形頗似人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詩時就人間飲酒此近乎仙者也有客靜夜彈琴有一人時來就聽每夜聞琴必至客疑之中宵出其不意忽以袍罩其首急取火炙其面其人強掙而脫天曉尋之見一老桑如人樹頭有炙焦痕伐

其株血濡縷出此近乎怪者也

山精

抱朴子山精如人其毛在面山海經之說也又閼形如小兒獨足足向後名曰蚑或來犯人呼其名即却又名超空可兼呼之又云山精如鼓赤色一足名曰揮又云一種長九尺衣裘戴笠死然如人名曰金累旁不肯

史冊拾遺元豐中廣州界內生一種蟲名子方秋田之際害稼殆盡忽又生一種蟲名曰傍不肯形如土狗喙上有鉗湧地而出遇子方蟲以鉗鑷之悉為兩段旬日子方蟲皆盡歲得大稔忽災忽祥亦異事也

海蠻師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

八九尺見人則淚下有父老識之曰此之謂海蠻師昔曾見之又北宋之末有一漁人獲一能歌之魚名曰海多昔異物也

巨蟻

萬曆中馬緒諭潮州得巨蟻長尺餘鹽漬之歸誇北人見紫桃軒雜綴余舅氏王淤園於廣中見一螞蟻如猫大以小練繫之爲戲具錄之以資博識

千里驢歸

湖海搜奇陝西民家畜一驢其婿借乘遠道踰時往近百里如飛婿心愛之翁問歸何早婿詭云驢劣行十里即卧不肯起因牽之歸乃誤我往返耳翁信而憎其驢殺而烹之婿聞急止之曰我戲也然驢已皮矣懊恨良久取其腹視腰有六賢蓋千里驢也翁怒而絕其婿又一人客省親山東

瀾家以一騾至時日暮道遠恐其不達主人曰此千里騾也倏忽抵其家

馬生角

湖海搜奇萬曆辛丑麻城盧之孔之子科見往沔陽販馬見彼地有一紫色騾馬頭生二角長二寸餘色如象牙而紋理亦如之鄉約報鄭州同鄭懸其多事責鄉約而不問馬科見用價五金買來中途遇人盤

詰多方求解始得抵家

孔廩巨鼠

湖海搜奇衍聖公廩廩中有巨鼠爲暴貍奴被噬者不可勝數一日有西商携一貓至形亦如常索價五十金曰保爲公殺此公不信商固要爻契而縱之曰死則受金公乃聽之貓入廩穴米自覆而露其喙鼠行其旁嗅之貓躍起嚙其喉鼠哀鳴跳躍

上下於梁者數十度貓持之愈力遂斷其喉貓亦力盡俱斃明日驗視鼠重三十餘觔公乃如約酬商

貓治鼠怪

滄城令張雲在任養一貓甚喜及行取御史帯之同行至一察院素多鬼魅人不敢入雲必進宿夜一鼓有白衣人向張求宿被貓一口咬死視之乃一白鼠怪遂絶

應氏白犬

湖海搜奇緡雲應某夜無故大門自啓到曉復合而拴不上應翁婦之至夕潛伺見家白犬人行至門舉前兩足如拱手狀門拴自墜翁尾之行至一池中浴浴畢向月百拜口嗚嗚作聲儼若人態應翁潛返不言犬入以喙扇其扉以足扶拴拴不能起乃已明夜應翁操杖匿扉旁俟犬方立而

揖力杖殺之剖其腹腸中得草一莖如蒲
緯鮮翠如生或云是仙草也

白獺神

攟麈新譚江陰陸九齡屋旁有石鏞一座
乃先世以備旱潦者歲久傾圮其祖欲修
築之計工石次夢一白衣老人謂曰託身
鏞下有年矣公勿修葺葺則妨我祖覺而
不信然終不能動其石而止後父復欲修

葺亦夢白衣老人曰公幸止工否則勞而無益父曰吾必不汝從然汝何入而棲於此乃以指書几上曰我白獺神也覺而笑曰劉黑闥何爲唐太宗所滅況白獺耶決意爲之拆其石將盡獨下二石百人不能拽乃已後人每見白衣翁往來岸上或作大木浮出水面云

廬陵石鹿

白醉璅言廬陵縣每歲夏秋有鹿夜出至縣衙觸物成聲逐之輙失所在推官蔡任遠攝縣事方納凉舉盃鹿以角觸其几案而去蔡問何人所畜吏言此物爲怪二十餘年不知所棲止蔡心異之一日閱庫藏見土地神案下一石鹿大如貓血乾漬其身寸許蓋祭土神即割雞血以瀝之也蔡悟以鐵錐碎而粉之血流如泉怪遂止

蕭山鬼督

蕭山城樓下瞰邑學有魅出没人不敢登魏文靖公驥爲諸生時與同學决賭吾能宿此無恙諸公醵金若干爲我壽諸士許之公攜衾褥茶燭而登月明朗讀周易諸士潛於齋中覘望之二鼓呵殿聲自南來一青面鬼首雙角坐肩輿冠服甚異從者百人去樓數十武鬼卒窺見白云魏尙書

在此魅似不悅云家去折輿而北自女墻下投周氏而息諸士怖甚掩關不敢喘氣公安寢達旦告諸生以魅狀諸士敬服各出金為贈公潛訪周氏周素欽其名延坐設食徐問君家所事何神周蹙額曰小女年及笄為妖神所據昨云今夕與大王成婚要具花燭無如之何公曰我能治之然何以為謝周曰君誠能驅祟當以小女侍

巾櫛公請女出房索筆硯書其衾云魏尚書夫人周氏書訖而去至夕魅復自城而下車馬雜沓烜麗莫比堂中陳設甚盛魅見女握手交語請丈人丈母相見翁媪不得已拜延入席傳觴款語了不畏人宴畢携女入室手揭羅幃見衾上七字大驚一卒前白曰午間老賊以女許魏尚書矣魅歎叱登輿而去女自爾恍如夢醒既而魏

來周迎入爲治裝擇日以女配之後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其女封二品夫人

犬活死兒

白醉瑣言南京水西門外王寶石家偶來一大黑犬逐之不去又非北隣物也數日後清晨埒行人以擔荷一小棺過犬躍起囓其手棺墜地遂破其中嬰兒甦矣行人聚觀犬忽不見是犬來專爲活此兒也

鼠精

白醉瑣言臨江李鼇性勇不畏鬼物嘉靖初薄遊湖口人延訓子而所居湫隘北有高樓封鎖甚固問主人曰何不假館主人曰此爲妖物所據不可居鼇曰吾不懼主人不得已啓其鎖以入塵埃積寸鼇汎掃供張爲久居計時生徒十餘人童冠雜坐日暮散去鼇坐至更餘卷衣假寐懷梃以

俟之忽樓階有人行聲少選一神步入樓中端坐鰲視其狀頂金幞衣緋紗執象笏垂髯及腹面色獰惡若世所塑城隍神者見鰲欣笑擧笏抑揚如舞狀冉冉至床前以鼻向鰲左耳一吹左耳忽聾鰲念倘更遲留定遭魘死俟其漸近擧梃盡力擊之中其腰有聲吻然而去鰲起呼主人曰汝促索仗來吾與汝縛怪便共踪跡樓下至

北廓垣曲有一穴大如斗鍬鏑掘之深三尺許得死壯鼠一頭毛作赤色鬚長尺許秤之重七斤剝其皮腰有凝血知中其要害故僅能入穴而死

面具治怪

湖海搜奇金陵有人擔面具出售即俗所謂鬼臉子者行至中途遇雨沾濕借宿大姓庄居庄下不納權臥門簷下中夜不寐

面具經雨將壞乃拾薪爇火以熯首戴一
枚雨手及雨膝各冒其一以近燎三更許
見一黑大漢且前且却其大聲叱之黑漢
前跪曰我黑魚精也家在此里許水塘中
與主人女有情每夕來往不意有犯尊神
怒責其人叱之速去明旦告主人以所見
某小女果病崇不安遂竭塘漁之得烏鯉
重百餘觔乃醃而擔之歸

高麗寺

北墅手述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其世子所建宋神宗時國王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哭惟聞木魚聲則暫止一日有聲自空中來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遠渡海而南得之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按節擊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言僧間有佛

無靈字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受之王異之問故僧曰此吾師也先爲與夫肩輿得金自給外以餘貲投井積久出金建刹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吾師一年而跛明年盲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孰意今生於此王曰審如是佛有靈矣安知非夙世之孽

併報於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建寺於其舊地額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

喻彌陀

北墅手述喻彌陀居杭州妙行寺精於畫佛凡畫佛先靜坐凝想忽現佛光大如明鏡僧俗同見自是筆愈有神客問何不去恭禪喻曰生平只解畫彌陀不解恭禪可奈何幸有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

方臘之亂殺戮最慘忽犯錢塘師造其前請以身代一城之命賊為感化其鋒少戢

杯渡

梵志杯渡和尚嘗乘木杯渡水擕杯至岸數人舉之不能動窺其中有四小兒鎮之乃四天王也見漁人得魚乞其放生不許取兩石子擲水中俄有二牛相鬭網悉破碎不復見牛漁人悵然而悔

羅漢移居

湖壖雜記康熙元年淨慈寺羅漢堂將災先一夜五鼓殘月在天行人有自西山來者見紛紛衲子相皆奇偉約有數百皆肩負瓢笠持携杖拂行人怪之問其何自曰淨慈向靈隱討單駐足翼日羅漢堂焚始知其所見者乃五百應眞云

蔣虎臣

金沙蔣虎臣先生超生時父夢一僧言由峨眉山來竟入內驚寤頃之夫人舉一子名之曰峨眉兒順治丁亥登進士第三人生平喜跏趺而坐後督順天學政報滿即以病辭弗復歸里抵蜀至峨眉留憩伏虎寺中後室久扃不啓僧云本寺一古德居此臨逝云五十年後重來啓此公知是前身啓之宛然若一也遂禪定於斯康熙癸

丑三月無疾端坐而逝留一詩云倏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墮業塵曾向鑊湯能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堆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長是祝能仁閒關閉關又一王守仁也

晉水字

宋晉水法師寫華嚴經於烏戍天為雨華飄墜高麗國中其花每瓣有晉水二字國

王遣人尋訪得之殊為歎異因構寶華閣

元時湮沒天啓二年有僧道琳搜其址結

菴名古華嚴菴陳眉公為作記

大佛頭

西湖大佛頭乃宋高宗時沙門思淨所鐫

思淨俗姓喻工畫佛像號喻彌陀大佛之

石本在江濱相傳為秦始皇纜船石後因

潮落遂顯湖山之蹟